



相互倾听 龙象共舞

晶报记者 王恒嘉

9月29日晚上,为期5天的“中国印度友好年 深圳大学印度节”活动结束。这次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出一本新书《理解 CHINDIA: 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思考》。

这本书是深圳大学的两

位青年学者蔡枫和董方峰翻译完成的。其原作者是印度著名经济学家、印度商务部部长、国大党少壮派领袖、国会联邦院议员杰伦·兰密施。

这本书的英文版本的出版曾经引起轰动,因为它推出了一个新的词“CHINDIA”,

这个词是兰密施创造的,他利用 CHINA 和 INDIA 两个词的拼写特征,将两者整合成了一个词“CHINDIA”,象征着中印友好、同心同德。

而这本中文版本诞生的背后,本身就是一个中印友好的故事……

一本书的出版之路

杰伦·兰密施自称是谭中教授的学生,而谭中则是号称“当代玄奘”的著名学者谭云山的儿子。谭云山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印友好事业,至今影响巨大。

翻译这本书的则是深圳大学郁龙余教授的弟子蔡枫,郁龙余一直从事印度学研究,他主编的《梵典与华章》也曾经引起广泛关注。多年以前,因为读到了郁龙余一本与印度有关的书,谭中专程来深圳寻找郁龙余。在费尽周折后,两人终于见面。而今天,他们的学生开始了交流《理解 CHINDIA: 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思考》中文版本的诞生就是最直接的成果。

杰伦·兰密施这样表达自己在中文版本出版时的心情和感想:“我自己并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但是我非常尊重浪漫主义者。正是他们,向人们展示了双方互动的最好结果,从而在我们两国之间培育起友好的精神。他们展示了文明的对话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能的。我希望我在中印关系世界里所作的这一小小尝试能引发我们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把更多的书翻译成两国语言,并且希望在印度,这些书不光是被翻译成英语,而且能翻译成地方性的语言。就我所知,发展外交关系和数据最终都是关于人的。只有当这两个相邻国家的人民都开始相互交谈、相互倾听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说我们在改善双边关系上取得了成功。”

一个词汇的前世今生

蔡枫看到 CHINDIA 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词将来一定会火爆的。”她随后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看法。

在搜索引擎中键入 CHINDIA,便能轻而易举搜索到成千条关于 CHINDIA 的消息,这些消息由中文、英文、韩文、日本、德文、法文、俄文等多国文字撰写。

CHINDIA 已成为“中国-印度”的代名词,成为媒体报道中印关系和中印崛起的关键词。

2005年8月22日,《美国商业周刊》在同一天发表了三篇文章集中讨论新出现的 CHINDIA 现象,其中有两篇以 CHINDIA 为题。随后《南非媒体邮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金融时报》、澳大利亚杂志《时代》(The Age)杂志、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等也都接受了这一新词汇。

而在印度《印度时报》、《德干先锋报》、著名的生物杂志《生物谱》等也已经广泛接受 CHINDIA 一词——CHINDIA 的含义越来越明朗。

在中文媒体中,较早介绍 CHINDIA 首推《国际先驱导报》。此后《中国财经报》、《人民日报》、《新民周刊》、《环球时报》、《新京报》等报纸也接受了这一词汇。中国媒体大都认为:“CHINDIA”,将 China 和 India 巧妙结合,体现的是中印携手共创未来的意象。

CHINDIA 在英文媒体中不存在翻译的问题,而它登陆到中国,如何将之翻译为中文,是一个难题。郁龙余教授因此造了一个汉字,取繁体“龙”的左边和“象”放在一起,取龙的声母和象的韵母。读 liang。郁教授说:“每当出现重大新事物,就启动造字功能造出新的汉字,如唐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造出了‘曩’;近代出现了改写建筑史的材料水泥,则造出了一个‘砼’……在兰密施之前,欧洲人用中印两国的称谓创造过两个地名, SERINDIA 和 INDOCHINA,一指丝路腹地(中亚),一指印度支那(东南亚)。欧洲人创造的这两个词汇,充满殖民和探险的气息。而兰密施创造的 CHINDIA,从创造意图到所涵内容,与二者完全不同。CHINDIA 这个新符号的出现,昭示着一个新时代即将诞生,以中印坚持数千年的中庸和谐思想为主调的世界新秩序可望出现。”

左边是甲骨文的“龙”,右边是甲骨文的“象”,这个字读做“liang”。它是为了翻译 CHINDIA 这个新造的英语单词而诞生的,造字人是深圳大学教授郁龙余。它的常规写法为:左边为繁体“龙”字的左半边,右边一个“象”字,象征中印友好共同发展。



专家解读

谭中 我的解读

谭中先生在读完《理解 CHINDIA: 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思考》后,从自己的理解角度,作出了一些解读。

谭中先生说:“兰密施新书的‘卷尾语’中强调了三点。第一,由于中国和印度在国际上的重要性突飞猛进,在过去两三年里,中印(研究)已经变成一种发展工业(growth industry)。在美国尤其如此。”第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就矢志与中国友好。第三,数十年来,全世界都认为印度和中国是对立的,而且可以说是鼓励它们对立;可是,在崭新的时代中,应该针对两国的不同特点来了解它们。我从兰密施上面这些话里得到一些启示。第一,以印度共和国开国总理尼赫鲁为首的一部分现代印度统治精英,是从两大文明历史亲属关系上,看到印度和中国增进友谊特别重要,这是基本的现实。第二,在当今全世界都对中国和印度刮目相看的时刻,应该在印度和中国的知识界大力提倡“CHINDIA/中印大同”,这不但有利于印度,有利于中印关系发展,而且有利于世界局势。

谭中先生总结说,兰密施

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印关系的发展引导到理想的“CHINDIA/中印大同”目标上去。根据他的书中所明指与影射的意思,以及我顺着他思维的藤去摸索,可以找到朝这一目标奋斗的三点精神:(1)捐弃前嫌,重新开始;(2)文明挂帅,见利思义;(3)取长补短,共同繁荣。

谭中先生最后说,有三个大的方面,把两国命运连结在一起。第一方面,两国主要依靠农业生活,食物必须基本上自给自足。中国农业以深耕细作与灌溉而单位亩产量等于印度两倍多,但印度农业擅长旱种保墒(可为中国缺水地区借鉴),还有“绿色革命”与“白色革命”(牛奶大大增产)的良好经验。两国在农业上取长补短与相辅相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生命工程。第二方面,两国文明都注重养生之道,而当今最先进的社会都注重保健,两国在发展保健工业上同心协力,不但38%受惠,也会是全世界的福音。第三方面,两国都处在工业革命的阶段,毁坏森林、毁坏生态平衡、毁坏臭氧层的现象特别严重,应该携手并肩,大搞“绿色崛起”就有出路。

对话

编辑: 对学术作品的信心

对话人物: 《理解 CHINDIA: 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思考》责任编辑、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哈若蕙

晶报: 本书出版之前,你们有没有出过类似书籍?

哈若蕙: 有的,比如《跨文化丛书》十卷本,分别选取了日本、英国、法国、印度、朝鲜等十个国家中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作家作品。

晶报: 怎么知道他们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呢?

哈若蕙: 主要是经历,比如在中国生活过,有中国友人等等。他们受影响的方式和层次不大一样,日本就很深层次,欧洲就比较浅,大约就是受一两思想家影响,比如老子。

晶报: 什么样的文化能够流传并影响人?

哈若蕙: 有自己特色,能让不了解的人感到新奇或者神秘的文化。

晶报: 曾经有出版社担心这本书卖不好,你们怎么看?

哈若蕙: 出版社不能只出畅销书,也得出常销书,出学术类书,这个是要掌握结构的。第一出版人要感到自己的社会责任,第二也要树立自己出版社的品牌。

译者: 诠释很近的陌生

对话人物: 《理解 CHINDIA: 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思考》译者、深圳大学青年学者蔡枫

晶报: 你怎么会想到要研究印度学而不是那些热门的学科?

蔡枫: 大家都在研究的东西,我未必能有成就,而且我也未必喜欢。我喜欢的是文化研究,而欧美文化等研究的人已经太多,我再进入没有太多意义,很难有突破。印度文化研究的人少,对很多人很陌生,最起码没有审美疲劳。

晶报: 中国和印度最大的同和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蔡枫: 最大的同是都主张群体文化的延续性,都主张和平相处。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人注重现世成功。印度人注重未来、来生。这是由两国不同的传统信仰导致的。中国人大多信奉儒家,主张在这一世就实现自己。而印度人所信奉的印度教,只有通过现世努力,来世改变身份。

晶报: 作为翻译者,你对作者有何印象?

蔡枫: 从文字可以看出,他是个有大胸怀大视野的人。

晶报: 你的动力来自何处?

蔡枫: 地球村,信息传播容易,但大家要互相了解,先要有研究者。印度离我们很近,却又好像很陌生,我就是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诠释印度文化,传播出去,增进了解。毕竟我们两国的文明都是古老而伟大的。